

西征石城記
北征記
平夷錄

北征錄
平定交南錄

北征後錄
平番始末



平定交南錄

丘濬撰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今獻彙言
紀錄彙編龍威秘書借月山房
彙鈔澤古齋重鈔及嶺南遺書
皆收有此書今獻在先故據以
排印原刻殘缺處據紀錄本補

平定交南錄

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之初。安南國王陳日焜爲其臣黎季犛所弑。季犛諱姓名爲胡一元。子蒼爲胡葵。矯稱陳氏絕嗣。奪其甥。請權署國事。上不逆其詐。從其請。未幾。求襲王爵。許之。踰年。陳氏孫添平始從老。過遁至京。愬其實。季犛聞之懼。遣使上表。請迎添平。還以國。永樂四年春。遣使者以兵五十人送添平歸。達其境。季犛伏兵殺之。及使者。上聞之震怒。諭羣臣曰。朕爲萬國主。蠶爾蠻夷。乃敢爲不道。以戕其主。奪其國。朕不正其罪。如天道何。既而占城亦告其侵軼疆界。強授以印服。又聞其僭號大虞。紀年號。蒼僞稱尊號。季犛稱太上皇。毀中國儒教。謂孟子爲盜儒。程朱爲剽竊。乃議興兵問其罪。羣臣咸贊成之。乃遣大臣告於郊廟。分遣近侍徧告天下山川。秋七月癸未。制諭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能。佩征夷大將軍印。充總兵官。西平侯沐晟爲征夷左副將軍。新城侯張輔爲征夷右副將軍。豐城侯李彬爲左參將。雲陽伯陳旭爲右參將。勅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參將及清遠伯王友。領驍騎將軍朱榮等。統南京畿荆湖閩浙廣東西之軍。從廣西思明府憑祥縣進。左副將軍率左參將領都指揮陳潛。盧旺等。統巴蜀建昌雲貴之軍。從雲南臨安府蒙自縣進。以兵部尚書劉燾參贊戎機。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給事中馮貴督餽餉。於凡所過名山大川脩祀事。已酉出師。上親幸龍江禡祭。將帥陪位。受厥惟誥。訖事。駐蹕江藩。誓於衆曰。朕命汝等奉行天討。罪惟元兇。尚體朕心。毋究武。毋殺降。毋繫繫老稚。毋毀壞室墓。雖一草一木。亦勿妄

剪除。違朕命者，雖勞弗勦，且底於罰。能等頓首受命，萬衆鼓舞，登舟以行。是年九月，師次龍州。大將軍遼疾，以師授左副將軍。十月庚子，大將軍薨。衆議軍機事重，不容以緩。請右副將軍代總其兵，行大將軍事。急驛以聞。上命輔就佩征夷大將軍印，代能總兵。且降勅諭之曰：昔太祖皇帝命開平王常遇春爲大將軍，岐陽王李文忠爲偏將軍，率師北征，開平王卒於柳河川，岐陽王率諸將掃蕩殘胡，終建大功，著名青史。爾宜取法前人，以建萬世之功。此定興忠烈王受命而征之始。先是，王與大將軍榜示契賧父子大罪二十，以明天討之意。數季犛兩殺其主，以奪其國。罪一。況陳氏子孫殺之殆盡。罪二。淫刑以逞，視國人如讎。重斂暴征，民不聊生。罪三。世本慕氏，背祖更姓。罪四。既篡主位，乃詐稱權署國事，以圖朝庭。罪五。表請陳氏孫還以國，及朝命使送之，乃敢拒遏。罪六。殺國主孫。罪七。侵雲南之寧遠州七寨。罪八。殺土官猛慢，虜其女，徵其銀。罪九。威逼近邊土官，致其駭散。罪十。侵廣西之潯州地界。罪十一。擅據西平州，殺土官。罪十二。占古城國王巴的賴國新遺衆，興兵攻其荷州格烈等地。罪十三。又攻板達即黑白等州，掠其人民。罪十四。劫取古城象百餘，仍加兵不已。罪十五。古城既受天朝章服，輒僞造金印帶服，逼使其受。罪十六。賣古城王，惟知尊重中國，而欲其以所以事中國者事之。罪十七。朝使送古城陪臣還其國，以兵劫之於昆陵港口。罪十八。既奉正朔，又僭稱國號，傷紀聖元。紹成開大年號。罪十九。朝貢不遣陪臣，輒以罪人充使。罪二十。初交人聞天兵南下，罔知所以。既聞榜示，咸知其曲在彼。及見榜末云待黎賊父子就擒之後，還求陳氏立之，莫不延頸跂足以待王師之至。王以十月丁未至憑祥縣，馮牙入境，並舉祀其國中山川。

畢論於衆曰。皇帝非利安南土地人民。乃爲黎賊害其國主。虐其黎庶。奉行天討。以繼絕世。慰民困命。我等以弔民伐罪。丁寧告戒。非臨陣不得殺人。非稟令不許取物。毋掠子女。毋焚廬舍。毋踐禾稼。爾等宜奉承聖天子意。以立奇功。不用命者。必以軍法從事。無赦。衆皆慨呼用命。是日大軍入破嶺關。揭前榜諭國中吏民。以朝廷伐罪弔民之意。以招徠之。王詢知城壘以南。由隘留關。應難領關至芹站。山皆深險。林木陰翳。且多溪澗。虛賊有伏。先遣應揚將軍呂毅哨探。及撤都督同知韓觀營於歧壘。倚道路繕橋梁。督糧應戎中。大軍次丘溫縣。已酉。哨至隘留關。賊衆二萬依山結寨。盡力技之。斬首四十級。生擒六十餘人。是日應揚將軍朱榮等亦破雞翎關。斬首六十餘級。生擒十一人。賊聞二關破。其屯兵設伏者悉奔散。壬子。大軍次雞翎關。癸丑。次芹站。是日先所遣應揚將軍方政游擊將軍王紀等直抵富良江北岸。落林縣。是時三關將軍西平侯亦自雲南蒙自縣進兵。經野蒲蠻人境。都指揮朱濬等奮猛烈。合讓等拔棚華隘。隨處築堡駐兵。伐木造舟。都指揮徐源孔斌等突出宜光江口。奪其渡。湧等沙。左參將豐城侯領兵渡其上游。都督程達等中夜昇舟。越山自間道以出。洩水江。縱火焚賊舟。遂奪富良江。十一月乙巳。西平侯統軍至三帶州。與王所遣都督朱榮會。癸酉。橫海將軍魯麟驛騎將軍劉劄出援困吾寨。是日有僞三帶州僉判鄧原南策州人莫遠等來降。因詢降人。知賊巢穴在東西二都。恃宜江。施江。富良江以爲險。自三帶州府。施江南岸。拿園山起。由富良江南岸東下。直至寧江。又自富良江北岸。自海潮江由希江。麻牢江直至盤灘。同六山。立木爲棚。又增築土坡於多邦隘。樹棚立城。連橋接澗。水百餘里。又於富良江南岸緣江。

下木棧。悉國中舟艦泊其內。凡諸港汊可通舟處俱下拒木以備。賊聚衆屯守水陸者號七百萬。蓋悉驅國中老幼婦女以助聲勢。非實然也。大軍屯富良江北岸。王以書諭季峯曰。予奉命統兵來問爾罪。爾能戰則率衆於嘉林以待。不能戰赴軍門以聽處分。王意欲挑其急戰也。會朝廷遣行人朱勸賚勅至。諭黎賊以禍福。及許其輸金五萬兩。象百隻以贖罪。行人至其國。季峯不出見。以詭辭答曰。文書比對。原發勘合不同。此必非上所遣。又云。兵已入境。若兵回卽貢。否則自有其備。王知此勅是欲以疑其兵。而賊亦無改過悔罪之意。乃移軍三帶州。屯箇招市口。與左副將軍西平侯會議造船置銃。以圖進取。時賊有划船出沒江口。王命魯麟夜舁舟從上流下水奪其船。斬首百餘級。自是划船不敢出沒。王與西平侯議於上流渡江。乃遣朱榮等於下流十八里嘉林置舟筏爲欲渡之勢。以掣其勢。賊果分遣水軍於嘉林奪我舟。榮等奮擊大破之。十二月己亥。大軍與左副軍合勢。王與西平議曰。賊邊江立柵。勢逼地狹。難以列軍。惟多邦隘。城外沙灘上平闊。足以容軍。然其城峻濠深。守具無不備。而外設坑坎布竹簣。賊所恃者此耳。饒人綿薄不耐苦。不足慮也。今我攻具若雲梯。仙人洞之類。且備攻而取之易易也。乃召將士諭之曰。汝等報國成功。在此一舉。宜奮勇爭先。以立奇功。先登者不次陞賞。將士聞命無不踴躍。乃議分地界。大軍攻其西南。左副軍攻其東南。己酉。各列軍沙灘之上。布置已定。別調軍距欲襲之處。里許作欲攻勢。以出賊不意。於是出內府所製夜明火光藥。散軍士俾執之。有先登者然之。及吹角爲號。是夜四鼓。都督黃中率官軍潛舁攻具。越重濠抵城下。用雲梯先附城。都指揮蔡福等數人先躡梯登城。用刀亂砍。賊衆驚呼。城

上火齊明。策應之士皆蟻附而上。賊於城內列陣驅象來衝我軍。乃出內府所製獅子像。象馬見獅形。驚畏顛倒。又爲銃箭所傷。倒回奔突。賊潰亂。自相蹂踐。及官軍殺死者不可勝計。大軍乘勝長驅。明日追至傘圓山。又明日循富良江南岸而下。縱火焚緣江一帶木棚。烟燄漲天。辛亥。直趨其東都。克之。王與左副將軍駐軍於城之東南。給榜招諭吏民。降者口以數萬計。王召其父老諭以弔伐之意。歡聲動地。乙卯。議遣左參將豐城侯李彬右參將雲陽伯陳旭伐其西部。賊首聞多邦破。先已焚其倉庫。携妻子遁於海島。我軍至。焚其宮室。據其城池。餘黨依天建山。因枚山等處水陸據守。及分遣靖遠伯王友都督黃中都指揮柳琮等隨賊所在而征勦之。自是年冬至明年春。前後斬首三萬七千餘級。時王留交州鎮。聞賊子黎澄聚舟黃江。左副將軍左參將領軍循富良江左右水陸並進。次於木九江對岸下營。辛巳。賊船三百餘艘來犯。我軍水陸夾擊。賊衆大敗。斬首萬餘級。溺死者無算。二月乙巳。王聞賊首遁於閩海口。出魯江口與左副將軍會兵下膠水縣。賊聞大軍至。又遠遁大安海口。王謂左副將軍曰。賊聞大軍來。不敢敵。故潛遁他所。以覘我動靜。我若回軍交州。留兵於鹹水園兩岸。留戰船守備。彼必出閩海口以襲我。我俟其出水陸併擊之。賊必成擒。三月癸酉。大軍回交州。甲午。賊果犯鹹水園。報至。乙酉。王與左副將軍合兵水陸並進。賊以海船橫截江中。而以戰船划船兩岸齊進。既而登岸。植木爲棚。王乘其棚之未成。親督精銳攻之。都督柳升等亦率舟師來奮擊。賊遂大敗。富良江水爲之赤。積屍數十里。右參將雲陽伯乘勝長驅。直抵閩海口。黎賊父子聞敗。乘船遠遁於靈源。王諭諸將。宜乘破竹之勢。追勦殄滅。乃回軍交州。留右參

將守鎮備禦黃江等處。四月乙亥，王與左副將軍統軍由清化府倍道兼進，調柳升魯麟上官莫遂等分領戰船由水路窮追。戊寅，舟師至清化之磊江，賊衆聚船以拒。升等擊敗之，斬首萬餘級。五月丁卯，王至濱州。柳升等舟師來會，途中降者相繼，調知黎賊父子遁於又安府之深江。王議與左副將軍兵從陸路，柳升等率舟師由水路追賊。壬申，大軍至又安府土油縣，王從舉蹶江東，左路副將軍從舉蹶江西路進兵，兩軍俱至盤石縣下營。甲戌，柳升率舟師至奇羅海口，與賊戰，大敗之，獲賊船三百艘，餘船分散。賊首潛竄草野。乙亥，升所領軍士王柴胡等七人擒賊僞上皇黎季犛，黃中所領軍士李保保等十人獲僞衛國大王黎澄。丙子，莫遂下土人武如卿五人，獲僞國主黎蒼及其僞太子芮下高望山。凡黎氏親屬俘獲無遺。安南地悉平，所得府州四十八，縣一百八十六，戶三百十二萬五百。象馬牛羊舟楫器械無算。遣都督柳升等獻俘闕下，露布以聞。先是王等受命時，詔令求陳氏子孫立之。至是平定，王徧訪國中官吏耆老人等咸稱黎賊於己卯年殺光泰王顒，立其子顒而殺之，遂篡其國。前後殺其近屬五十餘人，及其遠族又千餘人，血屬盡絕，無可繼立者。請依漢唐故事立郡縣如內地以復古。王疏問上從其請，乃於其地立交趾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，分其地爲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，據其要害設衛十一，設守禦千戶所三。又於交廣分界處如流閩衛例設丘溫衛及坡壘隘留二守禦所。軍隸廣西，民屬交趾，以相制馭。是歲大詔天下，以平安南復古郡縣之故，并勅有司爲陳王贈謚。凡其宗親爲賊所害者各贈以官，又爲之建祠立碑，葺墳墓禁樵採，各給戶三十。凡黎賊苛政暴斂悉皆除之，擢用賢能，優

禮耆老，賑恤窮獨，革去夷俗，以復華風。使秦漢以來之土宇陷於夷狄者四百四十六年，一旦復入中國版圖，詔布天下。文武羣臣親王藩服咸上表稱賀。六年春，班師入朝。秋七月，策功行賞，進封王、英國公、西平侯、黔國公、清遠伯、王友進侯爵。都督柳升陞安遠伯，餘擢官增祿有差，賜王誥券玉帶金帛。命子孫世襲，加祿米三千石。既大宴，上親製平安歌以褒嘉之。是年冬，安南餘孽簡定作亂，定自稱陳姓。本前陳舊官，先已降附。既而遁於又安府，與其黨鄧悉鄧銘阮師陳希葛等謀反，僞稱日南王。既而僭號大越，稱興慶年號。朝命黔國公充征夷將軍從雲南往征之。久不能遏絕，廷議謂非王不可。七年正月，乃命王佩征虜副將軍印往共勦之。王以四月至南寧會兵。五月入境，王躬督戰艦，破孔目棚，再破鹹子關，斬俘無數。賊退保黃江，乘勝擊之於太平海口。賊竄，又安偈江東。冬十月，師至清化，越四日生擒簡定於吉利棚之山，并其黨陳希葛等檻送京師。明年二月，王還朝。上嘉勞之，未幾簡定餘黨陳季橫復嘯聚，僭稱重光年號。季橫乃簡定從子，簡定爲阮師等所廢而立季橫。定敗，潛遠竄。聞王班師，復與陳景異等同反。九年春正月，復授王前印往督師征之。夏五月，師次東關。六月，進兵，賊聞王至，以石填神頭海口三十丈許，設巨木以抗。王督將士悉起其石，以通舟楫。賊懼，立堡常月江。王戒衆曰：「此堡不足攻，其山南險阻，彼必設伏以撓我。」乃使驍將率士兵搜山，果得其伏者，斬之，遂奪其堡。賊遂遠遁。王隨所至而追之，賊或聚或散，竟莫得其要領。時閩以東羣盜蜂起，所完者交州一城耳。蓋新設州縣軍衛太多，交人久外聲教，樂寬縱，不堪官吏將率之擾，往往思其舊俗。一聞賊起，相扇以動，賊酋所至，輒爲之供億隱蔽，以故賊潰復聚，朝

廷屢下詔招撫之。授以布政使。彼欲受命。制於其黨。服而復叛。僞稱王孫。以復陳氏爲辭。大軍至。則深入山海避之。軍退復出。用是官軍不能成功。王既蒞軍。始大明賞罰。而諸將疲於奔走。往往因循玩寇。都督黃中不用命。王以軍法從事。由是人人知懼。不敢辭難避險。是時賊恃荷花海險。謂我師不能渡。於日麗海口立堡以守之。王率舟師自奇羅海口。洋過荷花海口。直抵日麗。賊焚堡而遁。至茶揭江。連進兵破之。賊驚曰。天兵飛來也。遂大潰。至其化口城。諜知賊悉衆守愛子江。復追至其境。賊復以巨象數十以爲前敵。列人馬於後。盡力以抗我師。王戒將校曰。擒賊在此一舉。機不可失。乃鞭馬先進。象伏突起。王一箭落其象奴。再箭中其象鼻。象叫號退走。自蹂其衆。乘勝擊之。斬艾僵仆。填滿山澗。賊徒散遁。暹羅等處。王悉分將領隨處搜捕。至暹羅蒲幹等棚。山徑崎嶇。林箐陰密。馬不能前。王乃下馬徒步履險。兼程趨之。士卒不能從。惟將校僅百餘人。與賊遇。殺數千人。賊首陳季擴與其妻子皆就擒。時十一年冬也。明年。班師還京。

（原闕 據紀錄彙編本補）

自王出師至是。首尾踰三年。始獲首虜。說者謂王此役較之前平定之功爲難云。十三年四月。朝命王佩征夷將軍印。充總兵官往鎮交趾。又有平陳月胡之功。十五年以上。以王久勞于外。詔還京師。王以正統己巳沒于王事。至是三十有七年矣。嗣子太子太傅襲封英國公懋。出其家聞者。福住所錄王平安南時前後所上奏啓見示。屬予次第之。予因參考交趾郡志所載。露布榜文。及胡文穆公奉勅作平安南碑。楊文

貞公撰東平武烈王及定遠忠敬王神道碑。附以所聞。以爲此錄云。

（謝方斷句）